

双手劈开生死路
——段玩刀吃刀的江湖传奇

刀
的
盛宴

DAOWANG
DE SHENYAN

张绍民◎著

沈阳出版社





张绍民◎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刀王的盛宴 / 张绍民著. —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441-4729-3

I. ①刀…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824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北京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5mm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贺 旭 张 晶

策划编辑: 郭晓飞 万小红

封面设计: 道一设计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校对: 杨 森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729-3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不妨将作品写成社会记录 ——给张绍民小说创作的几句话

贾平凹

因为张绍民做出版策划,要出版《美文》杂志十年精选,绍民与杂志主持工作的穆涛联系,很快出版了这本我主编的《当代美文精品——中国美文十年精选》(延边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因为绍民的努力,在联系时就提前把作者们的稿费预付,看来有的出版公司还是在做好书。做得很不错,书的出版效果比较好。在当时《美文》杂志创刊十年时,这个选本让绍民这机灵鬼捷足先登,可见他对文学与杂志的关注。因为这本书的机缘,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快递给穆涛,委托穆涛,要我看看,写点什么。我在杂志社办公室,翻看绍民的小说,一下子就被吸引了。与穆涛谈及绍民的小说,实实在在说了夸奖的话,也手写了一些文字,给他。

绍民他同时又是我们《美文》杂志的作者,他还推荐了好多作者的文章给杂志。穆涛说他们的文章很好,我同意都发了。培养作者是我们的宗旨。文学的薪火相传,靠的就是好作者好作品的出现。穆涛说到绍民的小说:“作者是七十年代生人,小说从构思、内容到形式,都有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是一种必然,即使我在西安城里这么多年,已经是城里人了,如今站在城里看农村与农民,许多问题仍然看得清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向农村扩展,同时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变了,农民没有了土地,而农民工又一时不能融入城市进而被城市认同,这些问题会越来越让人担忧。

在今天发展经济、城市化建设加速的大背景下,城市化也可能是一条出路,但要完成城市化,就必然要牺牲一代两代农民的利益。可是作为一个人,生命就那么不到百年,这又是够残酷的。

当现在普遍认为不可能产生大境界大技巧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妨将作品写成一份一份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

穆涛说到绍民的作品对城市化过程里的人物命运,对这几十年来的社会都有很强的写照。我与穆涛都很欣赏他的才华。很多年轻的小说家都在用自己的智慧与心灵,写下小说的世界。在绍民的小说里,会看到小说的真相。

贾平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白夜》《废都》《高兴》《秦腔》《古炉》;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废都》获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浮躁》获1987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获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等。



命运穿透人生

——张绍民长篇小说《刀王的盛宴》阅读记

邹静之

如果把书比作一个人在悠长的路上行走的话,有些书可能走不出几步就倒地了,有些书会走得很远。比如我们的《诗经》、唐诗、宋词。我最怕的就是特别时效的、特别短暂的书籍。

能够穿透时间的作品,才能传下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如圣旨般高高在上的文字太多了,那种有点儿犹豫的文字反而使我能够进入到它的空间中去。原来东方的文字讲究温柔敦厚,讲究中庸,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这是我原来就有的看法,直到现在。

绍民这本长篇小说《刀王的盛宴》,在未看之前,说到小说的一个参考“标准”——我认为,小说的三个关键在于,第一是讲好故事,有好情节推动;第二是塑造好人物,展示人物的命运;第三是写出味道,要有大的情怀、胸怀、思想与心灵价值;作品有了经典人物与情怀,是对生命

的真正致敬。那种少数的所谓先锋小说,避开故事,写另外的内容,也未尝不可,但毕竟不需要很多,而且看的人少,就像《追忆流水年华》一样,世界上有一两部就足够了。真正的写作,属于为更多的人写作,如《三国演义》、《水浒》等,就像阳光普照。

那么,《刀王的盛宴》这个作品,看了之后,觉得与当今的所谓很多作品大不一样,它基本在小说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它是为人生的艺术,为大众的精致作品。

在小说里,在剧本里,故事、情节要为人性与情怀、生命本质服务。作品的推动靠故事、情节、细节、矛盾冲突来完成。朱翹道离奇的经历,近乎荒诞的生活,不正是时代真正的生活吗?相信在生活里才能体现人的命运,命运穿透人生。

我曾经在谈到戏剧与观众的时候说过一个意思,这同样适用于小说:“不要看扁农民,农民看古戏比咱们看得专业,他们从几千年的文化里而来。农民是最厉害的,属于有巨大聪明才智的人,干惊天动地大事的都有很多农民。”

绍民这个小说,内容面对的是农民与农民工世界,小说人物朱翹道是一个进城农民的典型代表,在他的身后是广阔的城市与漫漫人海,他在其中。在所谓城市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谁能写出反映大时代真正的作品?而现在的城里人哪一个又不是“农民”?那些时尚青年、白领、衣冠楚楚者、指点江山者,大抵都有“农民”的血液,虽然他们试图洗掉“农民”的身份或者故意装成儒雅。绍民能为农民工、草根、平民等无数人的命运而写,为他们立传,通过展示一个人的命运,来写出史诗的气质。

我写《赵氏孤儿》这个歌剧剧本,强调了程婴这个小人物,想强调小人物的伟大情怀。大人物有大人物的感动,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感动。《刀王的盛宴》里,朱翊道就是一个让人笑过之后,会感到无比悲凉的小人物。朱翊道,不就是代表我们无数的亲人、儿女、父母吗?那么,小也就是伟大了。

基于此,来看《刀王的盛宴》这个小说,其人物不可磨灭,写出了味道,写出了境界。通过写好一个人,从而写好了一群人,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世界。为他们操心,为无数的陌生人操心,这才是小说、文学、精神与时代社会所共同关注的、担当的。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与生俱来就是一个写作者,什么样的生活与一个诗人,一个写作的人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绍民写作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他的作品实在与众不同,其作品靠生命的体温、心灵的力量与独特的能力取胜。他写作的能力靠自身的心灵系统、能量来支撑。

什么是真正的写作?写作要加上对人的智慧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现在所有粗俗的东西,都是对人智商的亵渎,对人生情怀的亵渎。而借口所谓高端的写作,也是对人智商的亵渎,因为那些自诩为高端、玩花样的写作,看穿了,连基本功都不到家。

绍民的写作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人的智慧要尊重。去模仿、抄袭别人的作品,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写作的不尊重。很多写作的人,不会像他那样具有自身真正的写作能源。他们由于智商的低劣而只能靠模仿西方有成就的经典性作品而缺乏创新、想象与对

传统的继承。很多靠西方作品启蒙而写作且自负的年轻人,他们声称精通西方文化,自己却不精通英语更不懂其他语言,也没有西方生活真实在场的生命积累,就靠复制他们的皮毛来创作,极不负责。诚然,西方的经典可以用来阅读与打开空间,但也要与我们的语境找到天衣无缝的融合才对路子。而根基要直面自身,似乎才是真正的写作。如果我们对祖先都要诋毁的话,你的荣誉感从哪里来?如果你没有创造力、原创力,你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是对自己的羞辱,何况还要面对无数的读者,然而这也是对读者的羞辱。在读者那里,我知道绍民的作品带来了美与爱。

文体丰富对我来说是相得益彰的。绍民诗歌、小说、评论、不定义自由文本的写作通畅而惬意。他多年在生活中的忙碌,已经战胜了时间的考验,得到时间的奖励,一直延伸到未来。他完全能用生命与心灵完善创作。而更多的人所谓的写作会被时间冲走。要通向长篇小说、剧本、童话的世界,靠他的原创力、想象力,这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真正写作的年轻人要戒急躁,先写好作品,再要名利。绍民低调了很多年,出来的好作品,早已为人所知。

回到这个《刀王的盛宴》:它好看,看起来不累,那些惊人的句子,体现汉语之美令人意外;新鲜独特的语言,保留了其诗歌原始能量的才华;作品故事快感的推进,也让人看起来会心一笑。联想到1997年寒冬,那个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参加青春诗会的惊天小伙子张绍民,脱口而出“闪电不能修改”、“泥土与水已经很旧了”、“水吃到寒冷才会露出骨头”,而这些年来他一直埋头写作,是

不可缺少的写作者。联想到这个小说里的朱翹道，要找演员的话，范伟抑或葛优？联想到……

我原来说：“看特别好的书，就像小时候吃的那个水果糖似的，吃两口，吐出来又给包上了，一直到最后快吃完了，真舍不得。好不容易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有如亲人离别，真是舍不得。”这一本小说，即如此。

2011年5月29日 北京

邹静之，被称为中国第一编剧、著名诗人、小说家，曾是《诗刊》著名编辑，具有深远影响力。1982年开始有作品发表，曾先后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等国文字。



目 录

一、吃刀秀	001
二、刀跳舞	037
三、刀与根	055
四、刀流泪	077
五、搓刀曲	089
六、刀疯了	123
七、玩刀记	131
八、刀挣扎	147
九、刀枪战	167
十、心刀毒	201
十一、杀威刀	223
十二、刀在烧	235



一、吃刀秀

人生是一把刀，每个人都要玩刀，
做自己的刀王，关键在于看玩刀的情况
如何。人间的王，其实皆为凡夫俗子，
都有自己的无奈。在显赫的背后，本质
皆为脆弱。人的内心为王，被内心击垮，
自己的王就覆灭。



1

跛脚朱翘道在村庄里玩刀,用刀来养家糊口,刀成了他的一切。他渴望天天有屠杀的业务跑到他的刀下,刀的业务繁忙,日子就好过。刀寂寞,天天呼呼大睡,铁的鼾声睡出锈迹斑斑,刀就找不到活路。刀没有活路,人也就活不下去。双手劈开生死路。即使他手中没有拿刀,他的一双手也像两把长刀,手掌像刀叶,长在手臂的刀把上,在生活中挥来挥去,肉掌上也寒光闪闪。一双手悬挂在身体两侧,两把刀就挂在身上,随时可以出刀。的确如此,生活得时时准备出刀。生活已经把许多人逼成了刀客,手里不拿刀的人照样在成为刀客,何况他这手中时常玩着真家伙,那真家伙就是一下子可以捅死一条命的刀呢。朱翘道当杀手已经好几年了,村庄里的鸡、狗、猫等,以及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刽子手,动起刀子来的时候,绝不会手软,刀更不会软。朱翘道曾在村庄里吹牛皮说大话:“我杀过的每一条命都死了,只要我动刀子,没有能活得了的,谁叫我现在当了阎王老子!”

闲得发慌时,他就在磨刀石上拼命地磨刀,他有好几把屠刀,全都为村里的铁匠打造的屠刀品牌。铁匠担当屠刀的制造者,但他并不拿着刀冲锋陷阵,战斗在动刀子的前线,而是把打好的刀交给朱翘道这一类杀手,说:“刀就交给你了,刀是好刀,至于怎么杀,杀得如何,那不关我的事,那是你自己的事。”说完,刀就顺利完成了交接。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仪式的意义在于让生命有崇高的感觉。

朱翘道磨刀,喜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磨。他总是把一把小刀磨得雪亮,然后把刀横搁在嘴里用牙齿咬着。他在磨第二把、第三把……的时候,牙齿咬刀咬得越紧,磨刀的劲越来,一气呵成,把九把刀磨完。他一共有九把刀,每一把刀都被他牢牢抓住。

他这样磨刀，荷花问过：“你要吃刀，才有力气磨刀呀？”

朱翹道嘴里咬着刀，还能回答：“你明知还故问，你又不止一次看我这样精彩的磨刀表演。”

女人还要唠叨：“刀又不能当饭吃，要能当饭，大家都会吃刀的。”

他依旧咬着刀回答：“干我们这一行，靠刀吃饭，就叫吃刀呀，世上把刀当饭吃的人太多了，又不止我一个。”

九把刀磨好以后，就整整齐齐躺在一起晒太阳，像几个婴儿甜美地躺在那里睡觉。他能够控制九把刀，玩这么多刀，玩得熟能生巧、行云流水，堪称“刀王”。

人生是一把刀，每个人都要玩刀，做自己的刀王，关键在于看玩刀的情况如何。人间的王，其实皆为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无奈。在显赫的背后，本质皆为脆弱。人的内心为王，被内心击垮，自己的王就覆灭。

常言道：“刀在人在。”可刀现在自己手中，刽子手的日子可不怎么好过呢。没有找到业务，囊中羞涩，老婆还要轰炸耳朵。荷花手里拿着一把菜刀，从灶屋里跑过来站在他的身边，来了一通唠叨，就像一篇攻击性很强的杂文攻入他的耳朵：“朱翹道，我跟你讲，在村子里，你拿刀拿不过别人，你坐在家，人家不会老是送上门来。让你杀，你不主动出击，去杀，不热情一点儿去杀，业务都让别人全部抢走。你看村子一带其他动刀子的，哪一个刀子不比你活跃？”女人的话一下子就攻陷了他的耳朵。刽子手都不喜欢听女人的唠叨。

他也不想与女人争辩，知道自己的刀子越来越安静，而别人的刀子在东奔西跑找屠杀业务。胡乱地把刀收拾好，把刀放在篮子里，顺手抄起一把锄头，朱翹道到广阔的田野中去散心。

他这一招最有效，使妻子荷花的唠叨完全作废，耳朵也不会成为废话的垃圾箱。要不然，荷花的长篇大论的唠叨就从嘴巴倾泻而出，扔到他的耳朵里。随手一扔，扔得很痛快，不管丈夫愿不愿意听，他都得用耳朵装着。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觉得耳朵痛，朱翹道就用小手指往耳朵里伸，指甲冲在前面，抠出纷纷扬扬的耳屎。他想：“女人的话就成了耳屎，现在把它倒出来。”





天黑下来时，稻田里的黑暗就像从泥土里面冒出来的，一下子把朱翹道和他的锄头赶回了家中。由此可见黑暗的力量可真不小。

晚上，躺在床上的荷花还惦记着生存的事，仍旧对晕晕欲睡的丈夫唠叨：“你要多找几个业务，多动几次刀子，就家庭兴旺，日子好过一些。”朱翹道只好勉强答应着。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准确地说，还是当天晚上，处于夜色中，只有凌晨3点左右。村里的朱壮云就敲朱翹道的家门，门站着睡觉，猛地被敲一下，被吓醒。朱壮云把门敲鼓一样敲得震耳欲聋，几乎让门快站不住，单薄的身子骨欲倒下去。

朱翹道当然醒来，他一丝不挂地醒来，赶忙套上一条短裤。他打开门，问：“这么吵，有什么急事？”

朱壮云说话也很含糊：“我家的那个家伙，麻烦你帮忙去杀一刀。”

朱翹道高兴得要命，回头冲屋里喊：“荷花，有了杀的业务。”

听见他的话，朱壮云的嘴巴动了动，欲说什么，但还是没说出来。荷花在床上说明自己的意图：“要不要我帮忙去杀。”

朱壮云代替他男人回答：“你留在床上睡，不用你帮忙，天还早。”

村庄里喜欢杀早猪，杀完猪天还未亮。杀早猪亦等于杀夜猪，即在黑暗里杀。朱翹道赶忙把一篮子杀猪刀往自行车上一挂，对朱壮云交代与分配工作安排：“你去扛猪澡盆。”

朱壮云想把话说清楚，却只说了一句，反而引起朱翹道的误解：“是这样，猪澡盆就不用扛了。”

朱翹道想把问题搞清楚：“那你家的猪是剥皮，那行，不用扛猪澡盆，带上杀猪刀就足够了。”

说着，他往自行车上跨去，像跨上奔驰的骏马，向前冲，朝朱壮云的家疾驰而去。

他骑自行车，真还有点儿与别人不一样，由于他的两条腿有高矮，两脚踏自行车，力量不平衡，使得自行车在飞奔时摇头晃脑，一条道路也跟着摇晃起来。

朱壮云还有话说，却根本没有机会说。他只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跟着

朱翹道向前挺进。

到了朱壮云家里，停下自行车，朱翹道直奔主题，朝朱壮云家的猪舍走去。他一看，朱壮云家的猪每头仅有60斤重，便生气地指出：“朱壮云，你开什么玩笑？你的猪根本还未成年，哪里值得一杀？你这是骗我，让我没钱赚。我们虽然是亲戚，但是你也这样骗人，深夜把我从被窝里骗出来。”

朱壮云终于有机会痛快地把话讲一大堆：“我到你家里去，你根本不让我把话说完，骑着单车，拿着一篮子杀猪刀就直奔我这里。我只好让你到我家里来，再说清楚。我的确要请你来帮忙，也就是帮猪的忙。你知道，我老婆杏花动过手术，干不了什么，这个家由我一个人支撑。我家里的经济情况，跟你家不相上下。我们都没有摆脱贫穷，在挣扎。我欠村里的钱，原来我以为村长这一段日子不会向我家要账，结果他昨天放出狠话来，要来我家赶猪，以猪抵账。你知道，村长是什么人，他是言出必行的人，他是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他是朱门酒肉臭，我是路有冻死骨……”

朱翹道很快明白了，就打断他的话，问了关键的一句：“你什么事得罪了村长？”

朱壮云就把事情叙述了一遍：“也就是昨天，我怕村长找我要钱，怕他拆我的屋，赶我的猪，就借钱买了酒肉，请他到我家来吃饭。你知道，村里流行请村长吃饭喝酒。那天，我碰到村长，他就赤裸裸地问我：‘你该请我吃饭了吧？你不请我吃饭，我就对你不客气，你还欠村里的上交款。看我怎么收拾你。’他这么一说，我只好立即回答：‘村长你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就这样他就准时饿虎扑食一样扑入我家里，坐在我准备的大鱼大肉前吃了起来。要知道，我家里几个月不见荤菜，半年没有吃过肉是常事。我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是你的外甥女。恰好是星期天，不上学，在家，跟着吃饭，她流口水，去夹一块肉。村长嘴巴里含着一大块鸡肉，吞不下去，想吞下去，眼睛一鼓一瞪，吓得她紧张，筷子掉在地下。我就只好对我女儿这么安慰：‘燕子，等村长吃完了再吃，小孩子要懂事。’女儿就含泪答应，泪流进嘴里成了菜。在饭桌上，我和我老婆都拼命给村长夹菜，把肉全都夹给了他，奉献给了他。村长的嘴巴，整个一个绞肉机，把一桌子肉全部绞碎吃光。我们一家三口都把口水往喉咙里吞，不过还是忍住。他把一桌子菜吃得只剩下一些废品时，我拼命地求村



一、吃刀秀



长：‘村长，我欠村里的钱，请您高抬贵手，宽限半年，到收了晚稻以后，再还，行不行？’村长满嘴鸡肉，说话也不耽误：‘看你今天的表现，还不错，我会记在心里的，再考虑考虑。’接着酒壮色胆的村长，把目光转向了我老婆杏花。村长公开了他的想法，但碍于我和我女儿在场，也不好明说，但说得比较露骨，语言很暴露，像洗澡暴露身体一样，像他在安排村里的工作一样：‘朱壮云，你配合一下，带你女儿朱燕，去村委办公室里学习一下写在墙壁上的政策。你欠村里的钱，我单独与杏花谈，一旦谈好，就可以减负，少收或不收你一点儿钱。’很明显，他想搞我老婆，我这真是引狼入室啊！可这狼，他主动上门，自己来的，我根本没有引呀！我当然生气，愤怒。恰巧我的右手小手指在抠鼻孔，不抠鼻孔，能干什么呢？我又不能拿筷子夹肉吃，自己家的肉都不能动筷子，人生真的苦啊！小手指的指甲比较长。”说着，他伸出手指来给朱翅道看，光线暗淡，指甲也看不清楚，但可以知道，他的指甲是一把小小的铁锹。他继续说：“指甲缝里挖到了一大片鼻屎，我用大拇指和小拇指碰在一起，想弹掉那块鼻屎。说真的，我是无意的，无意却干出了天意，弹出的鼻屎竟弹到了我对面的村长嘴巴里。那时恰好村长的嘴巴张开，好像专门热烈欢迎这鼻屎的飞来。当时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紧张得要死。村长当然勃然大怒。他干咳嗽，无论怎么咳，也咳不出来。那核武器，已经射入他体内深处。因为咳不出来，他就一怒之下，酒杯砸到了我辽阔的胸脯上，我有了外伤，也有了内伤，真的是内忧外患啊！村长掀掉了桌子，满桌剩菜掀到了地下。我们全家原以为能吃上残羹冷炙，能吃顿好的，就指望不上了。我闯下了大祸，得罪了我们村的最高行政长官，我当时就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我们全家，一家三口，以后在村子里混不下去了。唉——”

见他把事情已基本说清，朱翅道打断了他的长篇叙述，有点儿责怪他的意思：“你也真是，真的闯下了大祸。村长真不是省油的灯，他做人可一点儿都不仁慈。”

朱壮云沮丧地说：“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昨天村长掀掉桌子后，放出狠话来，声称：‘看我怎么收拾你。今天是酒让老子的脚有点软飘飘，要不然今天就把你家的猪赶走，把你家的屋拆掉，抵村里的债。明天来，明天带人来赶你家的猪，赶走你家的猪，根本用不着我村长动手，我只安